



欲望之门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李良著

他还瞧见几个老鹰，

从他头顶上的绝壁间飞出，

他望着它们在空中静悄悄

地画了无数的大圆圈。

于连的眼睛机械地随着老鹰

转动。

这猛禽飞翔起来，

那种有力的安闲谧静的活动，

在于连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羡慕这种力量，

他羡慕这种孤独。

——司汤达《红与黑》

欲望 之门

李
良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之门/李良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9

ISBN 7-5354-2266-7

I. 欲…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530 号

责任编辑:韩 敏 责任校对:常琪薇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5 插页:2

版次: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5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1736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非常厚重的现实主义长篇力作。

白手起家的肖寒在商界取得了辉煌成就，却无法消除内心深处“出身平民”的自卑感，并在商业活动中切切实实感受到：“在中国还是当官好。”为达到跻身政界的目的，他投省委书记唐浩天之所急，不惜牺牲如日中天的企业利益，冒险“兼并”积重难返的国营华明机械厂；利用唐浩天女儿唐晓燕对自己的纯真爱情，自抬身价；用金钱铺路，不顾一切代价争取评上省十大杰出青年；为当官甚至巨额行贿……然而他的这一切努力不仅遭到了以团省委书记方天舒为代表的官宦世家子弟的强烈反对与陷害，也被一直忠心于他的部属唐晓航、丁蕾所唾弃。倔强、敏感、脆弱而狭隘的肖寒在遭受爱情事业的多重打击之后，丧失理智地走上了犯罪之路。

小说不仅以比较宏阔的视角，全景式地艺术再现了社会转型期充满希望而又步履维艰的现实生活，成功刻画了一批典型形象，如清廉正直、努力适应新形势的省委书记唐浩天，狐假虎威、贪欲无度的省委书记夫人姚咏诗、纨绔子弟唐晓帆，在官场如鱼得水的新一代官僚方天舒，五毒俱全、为害一方的公安败类邢继民，等等，而且通过对肖寒这位当代“于连”悲剧性性格与命运的描绘，深刻揭示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官本位”积弊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对青年人心灵的戕害。

肖寒、方天舒与唐晓燕，肖寒与于虹、唐晓燕、丁蕾，唐晓帆与于虹、孟晓惠等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使这部小说集“阴谋与爱情”于一身，读之令人难以释怀。

第一章

3月28日。

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了。朝前，春节的欢喜劲早让时间的长河给冲得干干净净了；朝后，离官方法定的节日“五一”也还远着一大截哩，正是人们心境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但对G省来说，这一天却肯定是要牵动许多人的心的，在这些人眼里，这个日子甚至比国庆节、建军节还惹人重视。因为，它是省委书记唐浩天的生日。瑞达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肖寒，就属于这许多人当中的一个。

瑞达公司作为在G省负有盛名的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像所有取得相当成就的民营公司一样，或起步之初，或规模已具之时，都会和某些政界要人有这样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肖寒和唐浩天之间非但有联系，而且是荣辱相关的。瑞达公司是八十年代初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浪潮中，被当时的省长唐浩天作为致富的典型一手扶持起来的。此

外，肖寒和唐浩天的女儿唐晓燕用眼下的话讲正在处朋友，虽说这事儿还属于地下状态——不要说唐浩天蒙在鼓里，就连唐晓燕的母亲姚咏诗和哥哥唐晓帆也同样不知晓。唐家的人当然都和肖寒很熟悉，在他们眼里，只不过觉得唐晓燕对这个身材瘦削，脸色略显苍白，双眼隐含忧郁，似乎从头到脚都浸透着经商才华的年轻人不那么讨厌而已。说不讨厌，是指唐晓燕偶尔会赏光“召见”他一次。不要小看这“偶尔”，去过唐家知道唐晓燕的人，都清楚这实在是天大的面子了。她待客的傲慢是出了名的，为此，不知遭到姚咏诗多少次数落。

“进门就是客，像你这样，让人家回去怎么想？长此以往，会让群众对你爸爸有议论的！”

“什么群众？都是投机钻营之辈！看见他们一个个卑躬屈膝的媚态，我就讨厌。”

“怎么这样说话，什么叫卑躬屈膝？那是大家对你爸爸的尊重，你爸爸在 G 省的威望实在是太高了。”

“尊重？如果等爸爸退下来，他们还一如既往地这样‘尊重’，我不但会热情相迎，还会把他们写进我的小说里，流芳百世的。”

“你，你真应该跟你哥好好学学，大院上下，谁不夸他懂事？”

“我哥？我怎么能跟他相提并论，他是在‘官炉’里冶炼过的，这点虚伪敷衍的基本功还能不具备？”

“你呀，”姚咏诗没有办法地摇摇头，“都是让你爸爸给惯坏的。”

“偶尔”是指肖寒和大家正在唐家客厅高谈阔论的时候，唐晓燕会突然从楼上走下来，旁若无人地喊道：“肖寒，你上来一下，我问你个问题。”尔后，是肖寒和大家歉意地点头，跟在唐晓燕后面上楼。大家都当经常喜欢伏案写点什么的唐晓燕是找肖寒这个商海弄潮儿搜集什么创作素材的，再加上从小众星捧月，

在娇生惯养中长大的唐晓燕向来说什么是什么，做事待人全凭心情，大家也就不放在心上。

一阵醉人的长吻过后，不知是第几次了，肖寒又试探着把这个话题给提了出来。

“其实，水到渠也应该成。这种事，没有谁瞒家里一辈子的。”肖寒故作漫不经心地说。

“不行！只要我们家里有一人知道这件事，你我之间就立刻一刀两断。”想了一下，可能觉得这话也讲得有点太狠太不近人情了，唐晓燕稍缓了一下口气，说：“等到合适的时候，我会说的。”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或许……爸爸离休以后吧。”

“那么久哇？到时候，我们都变成老头老太了。”

唐晓燕声色俱厉，颇为敏感地追问：“肖寒，你给我说老实话，你是爱我爸爸这个省委书记，还是爱我这个人？”

“你把我肖寒看成什么人了？”肖寒也动了气。

“你甬急，”唐晓燕不依不饶，“我唐晓燕要的是纯真的没有掺杂丝毫龌龊东西在里面的爱，你要是想着找个省委书记的女儿达到攀龙附凤的目的，最好是趁早收起这份心，免得到时后悔。”

“你……”

“我说的是真的。”

不过，生气归生气，眉眼之间可以看出，肖寒内心并不是真着急，反倒有点欲擒故纵的味道在里面。这件事也就这样，在唐家或其他公开场合，两人的关系始终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没有暴露“朋友”身份。尽管没有公开，毕竟是有了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不管是为事业，还是为爱情，重视唐浩天的生日，都是非常必要的。何况肖寒心底早存有从政的念头，只是苦于没有机会罢了。而要实现由商界到政界的跨越，与政界要人保持经常的密切联系就更是不可少的了。

为了赋予这一天更多的意义，肖寒年初早早地就在考虑这件事了。经过精心策划，他决定在3月27日这一天，拿出六十万元，捐给“希望工程”，帮助G省西部的贫困山区山阳县建造一所标准的希望小学，让3月28日这天G省所有的大报和电视台，都在重要的版面上和黄金时间里刊登和播出这条消息，并在G省日报上对这件事发表述评。唐浩天有每天看本省报纸和电视新闻的习惯，肯定会在生日这天看到这条消息和述评的。前不久，唐浩天刚从山阳县视察回来，在省委的碰头会上讲了那里的孩子，因为原来作为校舍的破庙坍塌后无力重建，石头做凳，膝盖当桌，在露天野地上上课，一到下雨天，在大树底下东躲西藏险些遭雷击的情景，讲到动情处，这个G省的父母官，一米八二的堂堂男子汉，竟忍不住哽咽着淌出泪来……无疑，在生日这天，看到这个问题这么快就得到了如此彻底的解决，将会是令唐浩天最感快慰的一件事。这不仅是一个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使他对自己曾经工作过的老区人民有了个良心上的交待，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连日来他为此背负的精神压力。还有，这也说明了他的领导魅力和威望嘛！只是简单地讲讲，并没有布置到谁的头上，大家就主动给解决了，还有比这更能让领导开心的事吗？同时，这样做也可以在政界和普通百姓当中，更有效地树立瑞达公司的形象——这似乎是所有生意人“热心”公益事业的最终目的，实在是件一石二鸟的好事。捐助办学的事，已经得到了落实。钱捐了，新闻发布会也开了，省人大的一位副主任、政协的一位副主席、教委的领导出席了捐款仪式，山阳县县委书记向瑞达公司赠匾表示了由衷的感激之情，整个过程热烈而圆满。为了保证各家报纸和省电视台在同一天刊播这一消息，引起轰动效应，会议结束后，公司给这些无冕之王们特意每人发了一千元的红包。这个数目在G省是最高的，“瑞达”出手得有自己的气魄。述评呢？这是一篇关键性的文字，这件事的意义全靠它点给大家了。任务落实到了G省日报女记者吴雅然的头上，这个复

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高才生，正是靠对“瑞达”的连续报道在报界崭露头角的。目前，她很得代社长兼总编姚天明的信任，只要是她采写的稿子，都会给开绿灯的。说起来，肖寒和吴雅然也是老朋友了。吴雅然刚到报社的时候，肖寒并没有因为她是一个实习生（很可能费半天事稿子也发不出来而白白浪费时间和表情）而轻视，相反，千方百计地给予了最积极的配合，还多次推掉重要的应酬陪她到下面的分公司进行采访。这些，都让吴雅然感动。两人在采访活动中谈话非常投机，许多观点常常是不谋而合，相互引为知己。所以，当肖寒打电话请她来参加新闻发布会并负责撰写述评时，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肖寒不是那种靠感情去决定事情的人，尽管有这层关系在里面，他还是让手下在吴雅然的红包里多放了五百元钱。钱是小事，重要的是体现重视。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他单独请吴雅然喝咖啡，在轻松的气氛中，含蓄委婉地把述评所要达到的目的点了出来。吴雅然忽闪着长长的睫毛心领神会地点着头。这是个聪明绝顶的女孩子，仿佛每根睫毛都是空的都蕴含着超人的灵性，一闪一动，就把人的心思全给探明了。有了这高出别人的五百元钱和单独的情感交流，述评的事就完全可以放心了。今天，肖寒翻开报纸稍一浏览，就微微一笑，放到了一边，他再次验证了自己的判断力。

下午一上班，肖寒把倚为左膀右臂的女秘书兼公关部经理丁蕾和办公室主任唐晓航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想听听他们的意见，看看除了这份六十万元的政治厚礼外，还需再具体给唐家送什么贺礼。

丁蕾进公司早，多次经办过类似的事，略一思索，沉稳地说：“咱们往年送的都是实物，如金表、首饰之类的金货和玉器，还有名家字画、古董什么的，价值在万元左右，看今年的情况，再这样送恐怕不太合适了。”

“为什么？”肖寒问。

“一个是送东西目标太大，招眼，东西还未必次次都能买得

合人心意，不如现金来得方便实惠。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也多是这种做法。”

肖寒点头说：“以你看送多少为合适？”

“平时听姚夫人讲话的口吻和大家私下的谈论，她的胃口似乎是越来越大了。有一次，有一个送礼的人被她从家里给轰了出来，说什么仁瓜俩枣的，也朝这儿送，是打发叫化子呢还是寒碜人？其实，那人送的东西，合下来也不少于数千元的价值。以咱们公司的名气，我看得五万元左右才算合适，也才能拿得出手。”姚咏诗现在是省外贸厅主抓进口业务的常务副厅长，平时，因为业务上的事，丁蕾需要经常和外贸系统的人打交道，掌握这方面的情况也就比较多。

肖寒赞许地点头，但并不置可否。早早地肯定前面的发言，就很难听到后面的不同意见了，他把目光又投到唐晓航身上。

唐晓航是去年才从部队转业到公司来的，举手投足之间还保留着明显的军营痕迹。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以前，也听人谈论过送礼的事，也通晓识时务才能成就大事的道理，但冷不丁地这样坐在一起赤裸裸地讨论，而且送的还是钱，又是如此大的数目，还是忍不住惊愕地张大了嘴。但旋即，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陷入了沉思之中。见肖寒示意自己发言，唐晓航忙收回思绪，说：“我……听人讲唐浩天不是从不收礼吗？”

丁蕾淡然一笑说：“唐浩天确实讨厌请客送礼那一套，可这并不等于姚夫人不收。”

“哦。”唐晓航好像这才明白过来，脸上布满苦恼状地说，“这……我真的不清楚该怎么办才好。”在部队，他从没有干过这种被大家称为下三烂的事。即使有人做了，也是很引以为耻的，只能偷偷摸摸，哪会对别人说起？在这方面，他实在是“孤陋寡闻”。

肖寒一笑，不再问，说：“就这样定。丁秘书用姚咏诗的名字存一张五万元的活期，六天前落实好。此事只允许我们三个人

知道。”

唐晓航和丁蕾一齐点头。丁蕾打开文件夹道：“哦，还有两件事要给您报告的。晚上，有一个民营企业老总联谊会，说一定请你参加。我告诉他们你有重要安排，即使去，也可能会晚一点，他们答应了——反正都是属猫头鹰的，越晚越精神。您从唐家出来后，可以直接去那里。经济学院绍相雨教授的课，我给您安排到10点到11点之间，如果不能按时赶回，我已对夜餐做好了安排，会让绍教授理解和满意的。”绍相雨是公司的经济顾问，每个月要来给肖寒上一节经济动态分析课。

肖寒点点头，说：“就这样，我会尽量赶回来的。另外，绍教授出书的事办妥了吗？”绍相雨撰写的一部探讨民营经济发展规律的书，送到出版社快一年了，一直没有出版，来请肖寒帮忙。

丁蕾说：“书本身出版社是很欣赏的，只是怕印量太小会赔本才推托的，听说我们能包销三千本，当时就答应签了出书合同。”

肖寒说：“等一下你把合同放到我书房的茶几上，让绍教授一进去就能看到。”

丁蕾答应一声，和唐晓航告辞出去了。

肖寒开始考虑在唐家需要应付的每个具体细节。

唐家的时间观念很强，没有什么事几乎都是6点半准时开饭：机关6点钟下班，唐浩天从办公室回到家里约5分钟左右的时间，坐下来，洗把脸，听曲音乐，让身心从上班的紧张和疲劳中松弛下来，在食欲、胃口俱佳的时候到餐桌旁就餐。就是这短短的时间安排，姚咏诗也不知先后请教了多少营养学、心理学专家才定下来的。开饭时间约半个小时，7点钟准时结束。接下来是唐浩天雷打不动的节目，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这时候，谁要是拜访，都只能是和他一块看新闻联播，且看的时候最好把自己当成个哑巴，否则会听到一句对包括唐家人在内的同样

的逐客令：不看，请你出去。7点半以后，是姚咏诗给唐浩天规定的锻炼时间，散步，或打太极拳。对这段时间，唐浩天远不像对看新闻联播要求得那么严格，人来了，取消也就是了，有或没有这一天的锻炼，他不相信会对他的身体构成什么影响。但来人肯定会明白无误地接收到姚咏诗传递的信息：这是首长锻炼的时间，这个时间来，多没眼色！这样做的目的，是姚咏诗不想让不透的客人同样的错误犯第二回，她得对首长的身体负责。8点整，唐浩天结束锻炼，端起他喜爱喝的信阳毛尖呷上一口，舒服地朝椅背上一靠，这才是晋见的最佳时机。但今天，去唐家的人肯定不会少，所以，肖寒并不想那么急着去。他的时间安排是：8点半出发，8点50分到唐家，9点20左右告辞出来，在唐家停留30分钟。时间太短了，显得匆匆忙忙，不成敬意；时间长了，容易招人厌烦，得不偿失。现在，存折最好夹在一张精美大方的贺卡里，这样，递出的时候既好开口，对方也好接。万一别人撞见了，也能遮掩过去。肖寒坐在那里，前后又想了一遍，确信万无一失了，才松了一口气。为了让自己的神经稍稍松弛一些，他把目光投向窗外，瑞达公司的办公地点在省城是最高的，设在32层的青云大厦最顶层。望着下面一幢接一幢像火柴盒一样挤在一起的居民楼，慢慢地闭上眼睛，想：“一个人只有不停地往上爬，去争取出人头地，才能拥有俯视的感觉啊！”

当最后一抹夕阳从窗前匆匆溜过的时候，唐浩天推开手中的文件夹，丢开手指间粗粗的红蓝铅笔，从宽大的老板台前站起来，伸手取下挂在衣架上的风衣朝臂弯里一夹，拉开门走了出来。已过了下班时间，又长又宽的走廊很静，踩在厚厚的红地毯上，他的步子迈得很稳。今天正好是他63岁的生日，尽管不服老，可中央的政策不是根据身体状况来定的，而是根据年龄来切的。也就是说，再有两年，不管他精力是否充沛，都得从现在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除非赶上好的机遇，上调到中央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不管是退也好，上调也好，在唐浩天看来，都不是

自己的意志所能决定的。既然不是自己所能左右得了的，那么，想得再多也是白想，徒然伤身费神。他看不起有些人在这上面难舍难分的粘乎劲，又不是谁家的祖宗事业，非得霸着占着不可？人活着也就短短几十年的光景，只要对党对自己管辖的一方百姓敢拍胸脯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就够了，其他的，都可以洒脱一点的，让干，就兢兢业业地去干好；不让干，就利利索索地退下来修身养性。他常对部下说：“工作是累不垮人的，心累才是最要命的事。”用时下某些人的话说，他不属于中央干部（中央机关下派或从别的地方调来的），属于正儿八经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从乡长、县长到省委书记，一步一个脚印，他都是从 G 省这方土地上走过来的。他对这方土地熟悉，对这方土地养育的百姓熟悉，对这方土地上的干部更熟悉。当然，大家对他的个性和工作思路也熟悉，工作起来，里里外外都非常的顺手。前年，中央曾征求他的意见，有意调他到某个核心部去任部长，他以这里的情况熟、有利于工作开展为由请求仍留在 G 省任职。最后，中央尊重他的意见，让他继续担任 G 省的省委书记。他离不开这片土地，他相信这片土地也离不开他。在 G 省，他的地位和威望同步地如日到中天，没有谁能与之抗衡争辉。正因为清楚这一点，他才坚决反对姚咏诗为他操办什么生日，并坚持按老习惯下班。

“过生日是一种纪念，大家平时都跟着你跑前跑后地忙工作，借这个机会，搞几桌便饭，请大家过来坐坐，一来图个热闹，二来也体现体现你对大家的关心，联系联系同志们的感情，年龄在那儿明摆着，早晚就要退下来了，到时候，大家也好都惦记着你。再说，就是普通老百姓，不也要过吗？”

“我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党的省委书记，你这是让我在 G 省开不好的先例。”话严厉到这份儿上，姚咏诗才翻翻眼睛不吭声了。

“谁给我来这一套，就是败坏我唐浩天在 G 省的名誉！”冲

这一句话，谁还敢轻易上门找不自在？也有胆大的以常理推之，把唐浩天的话当“报告”听，依然腆着笑脸走进唐家。结果，都被性烈如火的唐浩天给轰了出来。而且，还无一例外地都让秘书陆文成打电话通知纪委和组织部给“做上记号”。姚咏诗为此没少说他，“老唐，批评走也就是了，人家来，还不是因为你的威望高，出于对你的尊重？又是通知纪委，又是通知组织部的，会不会让人讲不近人情，做事过分呢？”唐浩天气呼呼地说：“不这样，能堵得住吗？”动了几次真格的，再没有谁敢轻易打这个日子的主意了。

肖寒开车滑行在城市的夜里，五颜六色交相辉映的灯光像搔首弄姿的应召女郎在向路人廉价地卖弄着风情。一切都在变革中，过去提倡勤俭节约，城市少量昏黄的路灯让人天一黑就想赶快奔到家里上床睡觉，现在讲改善投资环境，要让城市靓丽起来，政府又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就鼓励临街的商户各逞其能，在门楣、在路边、在树上……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灯饰，像心血来潮的傻大姐，不管三七二十一，采到什么花儿是什么花儿，在蓬乱的头发上乱插一通，把刚显繁荣的城市打扮得粗俗不堪。肖寒承认，在不知不觉中，就像海洛因的吸食者一样，他在城市的诱惑中，已经认可了这份喧闹，默许了这份浮躁，渐渐地觉得乡下生活是那样枯燥乏味和不可想象。一句话，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人，就是这般容易地被环境所改变所融化。

汽车驶近省委大院，远远望见离大门不远的灯影里，停着好几辆高级车子，有人站在车旁低声商量着什么。肖寒笑了，这些车子百分之百是准备来给大院里某个首长献爱心的，他们肯定不是首长家的“熟人”，瞧他们鬼鬼祟祟心慌意乱的难受样子，要么是临时抱佛脚，要么就是初上领导岗位的官员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他们也许和自己一样，是冲着唐浩天的生日而来的呢。他想着唐浩天多少有些与时宜不太合拍的古板脾气，只怕这些人连门都进不去就给轰了出来。他倒是不用担这份心的，他是唐家的熟

客了。能成为省委书记家的座上宾，肯定是一种荣耀。想到这儿，他不觉腰杆朝上挺了一些，心里平添了三分得意。

省委大门设计得高大气派，朱红色的花岗岩在灯光的映射下透出来一份遮掩不住的高贵。这个大门是唐浩天上任后拍板修建的。原来50年代初修建的四根方水泥柱组合成的大门，早就和这个城市不协调了，大约是谁都不愿担有钱没用到基层的名声，恪守着官不修衙的古训，这座大院前后更换了7位主人，谁都觉得该修可谁都没动手修。唐浩天上任的第二天，在和省委、省政府处以上干部的见面会上就把这件事亮了出来，气度非凡地说：“省委，是全省的权力中心，代表着全省的形象，连修个大门都不敢拍板，怎么让全省人民相信我们有领导他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能力和魄力呢？大门不但要修，还要修一个让G省人走到省外，提起来就引以为自豪的大门。”唐浩天的这番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大门建成后，受到从领导到普通群众的广泛赞誉。说原来的破大门早他妈该拆了。借大门的修建，唐浩天踢响了第一脚。每次路过这里，肖寒都要望门慨叹一番，“要是换成自己，敢不敢这样做呢？”

把车子停好，肖寒走进传达室，值班员拨通了唐浩天家里的电话。电话是保姆张妈接的。唐浩天并未在客厅里陪早到的客人，那里由儿子唐晓帆在招呼着，自己和妻子姚咏诗在书房里说话。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当天的报纸，在醒目的位置上，刊登着肖寒给希望工程捐款的巨幅照片。也不知是为山区的穷孩子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的校舍了，还是为肖寒的义举而感叹，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他接连用手指叩着桌面，连声说好。姚咏诗正要说什么，张妈敲门进来，说：“唐书记，瑞达公司的肖寒来了。”

唐浩天“噢”了一声，正要开口说话，姚咏诗抢先站起来，说：“张妈，让他进来吧。说起来，他也算是唐家的常客了。”张妈答应一声出去后，又对唐浩天说：“老唐，你先坐着，我出去瞧瞧。”

接到同意的电话后，值班人员翻开一个厚厚的登记本，开始给肖寒办理进门的手续，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证件、何种事由、会见何人、何人同意，逐项认真地审验、填写完毕后，才开给通行证。在大门两边执勤的武警战士，持枪虎视眈眈地立在那里，车子走近，小红旗“刷”地劈了下来，停车，验证，一切无误后，手中的绿旗一挥，这，才算可以迈过这道门坎了。第一次进这里的人，都会忍不住心跳上半天的。进了大门，向西拐，一道粗钢筋焊成的篱笆墙，一个小门，车子又停下，验证无误，警告不准鸣喇叭车速不准超过五公里后，车子缓缓进入静寂、神秘的常委家属院。像迷宫一样，里面坐落着一个又一个小院。院与院之间是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两边是齐腰高修剪得体的冬青树，进来后头一个路口朝南拐，走到尽头，并排两座相较明显高大一些的楼，左边一座就是唐家，右边那一座唐晓帆告诉过他是省长徐世鸿住的。车停在一边，上前揪响门铃，不一会儿，保姆张妈走过来把门打开了，肖寒下意识地整了一下衣服，才小心地走了进去。一进门，不由愣怔了一下，没想到，姚咏诗会独自一人饶有兴致地立在院子里观赏花坛里的绿草，脚下稍一迟疑，肖寒赶忙走了过去。

姚咏诗离开唐浩天下楼来到客厅，在一片亲切的问候声中，很有风度地逐个和大家握手，末了，埋怨唐晓帆说：“晓帆，客人来了，你怎么也不上楼告诉我一声？”

唐晓帆笑着说：“老妈有事在忙着，反正来的又都不是外人。”

大家笑着一起附和：“就是就是，阿姨不用客气的，又都不是外人。”

姚咏诗笑着说：“也是的，今天这个日子，外人害怕碰钉子，是不会来的。”停了一下，又意味深长地说：“其实，唐书记是很平易近人的。”说着，脸转向儿子，“晓帆，招呼好客人，你爸正在接中央首长的电话，等接完电话，他就会下来见大家的。我下

午在厨房让油烟给呛着了，头感觉有点不舒服，想到院子里去站一站。”每逢唐浩天的生日，姚咏诗都是要亲自下厨房露一手的。

唐晓帆亲昵地说：“老妈的革命本钱要紧，没事的，大家都聊得很开心的。”

姚咏诗点点头，说“这就好，这就好。”说着，人从客厅里走了出来。临下台阶的时候，她听有人对唐晓帆说：“晓帆，阿姨怎么保养的？这么年轻、漂亮，看上去就像三十多岁的人一样。”这人说话的声音很大，显然是故意想让她听见的，她抿嘴一乐，现在的年轻人可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姚咏诗比唐浩天小十二岁，整整一轮，面嫩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的确要小得多。她是十八岁那年从上海艺术学校毕业，刚刚分到县文工团时和时任县长前来审看节目的唐浩天相识的。人哪，想想不服缘分就是不行！在学校，多少男生的苦苦追求都让她不屑一顾。可见第一面，她少女的芳心就被唐浩天的大气和风度给征服了。她相信，眼前这个芝麻官的位置，对唐浩天来讲，只能说是个开头，他将来的发展绝对不可限量。姚咏诗从小最崇拜的人是宋氏三姐妹，一直梦想着将来也能找一个执掌权柄的男人，眼前的唐浩天不正是自己理想中的角色吗？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唐浩天也被她的歌声和点漆般晶亮的双眼所吸引了。节目演完后，唐浩天上台接见演员时，到谁那儿都只是象征性地握手、点头，惟独到她那里说了话，还停留的时间特别长。唐浩天当时专注地看着她，毫不掩饰地夸奖说：“你的歌唱得很好！”说着话，把她的小手几乎整个地都给握住了。她当时也不知道是激动是兴奋或二者兼有之吧，满脸通红得像火烧云一样。接下来没多久，文工团分成几个小组随县领导到乡里慰问演出，姚咏诗眼巴巴地希望能分到唐浩天那一组，但是未能如愿。那时节，干什么都讲究无条件服从，对革命工作不能挑肥拣瘦，再说，也没有什么非去唐浩天那个小组的理由好提出来的，姚咏诗只好伤心地躲在一边的树林里，抹了好一阵眼泪。临快要出发的时候，唐浩